

591

公平竞争

杨秀生 著

图书

校内特区研究室



A0830524

海天出版社

责任编辑 方映灵
封面设计 张幼农
责任技编 王 颖

书 名 公平竞争

著 者 杨秀生
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
地址 中国深圳彩田路南海天大厦
邮编 518026
印 刷 者 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52(千)
版 次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7 月第 1 次
印 数 10000 册

I S B N 7-80615-809-X/I·231

定 价 16.00 元

海天版图书凡属印制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1

黄雅兰在北京没有拿到 HG 系列产品的生产经营权，别说牛振坤这帮人想不到，就连陆天泉本人也没有想到。凭黄雅兰父亲在北京的权威和影响，再加上陆天泉老父亲的威力，还搞不掂这件事，那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陆天泉正在牛振坤为他营造的世界里狂欢。

富豪酒店坐落在临港市中心广场的斜对面，装饰精美豪华，设施和服务水准都堪称一流。市委市政府的官员们经常在这里接待外宾。

牛振坤选择富豪酒店开“Party”，是想让他们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在这位“中央首长”面前显示一下他的富有和地位。

晚餐舞会准时在富豪酒店拉开了帷幕，牛振坤为了这次晚餐舞会精心准备了一个星期，他想让其成为一生的杰作。

牛振坤虽然属“军地两用人才”，却非常了解中国国情。他乘招待陆天泉之机，把临港市无论政界，还是商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请了来，既体现了热闹非凡的场面，又在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面前显示出了自己的后台。醉翁之意不在酒。应邀而

来的贵宾们不全都是来为牛振坤捧场的，有些是想借此机会认识这位“大人物”，以便以后有个照应。这年头光有钱还不行，有钱还得有权人罩住方能干大事。

牛振坤没有忘记邀请原这方土地的最高领导苏浩，但苏浩没来，只是让女儿苏荃代表了。代理市长杨修、市委副书记唐海华也准时到会。可他们并没有代表市领导讲话，只是象征性地举了两次杯，并与陆天泉、牛振坤一起照了张相，便推说有事走了。

陆天泉对市领导的去留并不在意，只要他们露了面目的就达到了。他现在所关注的是另一个人物。她像磁石一样把陆天泉的目光吸引了过去。她就是集中国女性两大优点于一身，温柔贤淑、漂亮大方的苏荃。

晚宴是自助形式的，这也是牛振坤的主意。这种宴会形式可以让人们有充分活动空间，自由结交朋友。

富豪酒店西餐厅的布置及长方式条桌上的美味佳肴，搭配上身着花缎旗袍、青春艳美的侍女，使出席宴会的男士们的情欲和食欲全都膨胀了起来。

系着黑色领结的男侍应端着托盘，盘里装着各种各样的饮品，不停地穿梭于宾客之间，更使人想多碰几次、多饮几杯。

陆天泉撇下围着他转的牛振坤等人，移动步子慢慢向苏荃所在的位置走来，相隔一段距离时，他停了下来，借夹捡食物的掩饰，细细地打量着苏荃。

她太美了，和黄雅兰相比她属于另外一种类型。如果把她弄到自己的公司来，自己将是如虎添翼，两位能干的靓女，一左一右，那……

想到此，陆天泉简直想放声大笑。此时，他身上从骨子里流露出来的那种高傲和自信，全部露了出来，如果不是环境不

允，他会马上和她谈。

陆天泉毕竟是陆天泉，高等学府赋予他的学识和教养，使他懂得在人前的得体言行，他不会随随便便把自己的内心世界暴露无遗，何况是在这种场合。

轻音乐从高级音响里飘了出来，是那么的轻，那么的柔和。陆天泉的思维犹如这轻音乐那么畅快。在京城生活了多年的他，十分清楚事业成功的秘诀，对于有他这种家庭背景的人来说，需要的不是银行的资金支持，也不是名产品的光环，而是智勇双全的漂亮女性。作为一心想成为中国商业巨子的陆天泉，深深懂得女人魅力的实用价值。他要把她挖过来，不论用什么手段。他肯定她要是来到公司，必将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财富。

陆天泉主意已定，转身向牛振坤这边走来，牛振坤似乎从他的奇怪举动中，看出点名堂。

“天泉，是不是看上她了？”

陆天泉一笑：“她可是公司急需的人才呀！”

牛振坤情不自禁地向远处的苏荃望了一眼，他没明白陆天泉“人才”的含意。以为这位“公子”想包揽天下所有美女，心中不禁暗暗骂道：“狗东西，贪得无厌。”嘴上却说：“天泉，不愧京城来的，眼光不错。你不怕……”

陆天泉一笑：“两码事，此人是……”

“她就是原市长苏浩的小女儿苏荃。”牛振坤作着介绍。

“难怪呢，原来是名门闺秀呀！”陆天泉微微地抿了口酒。

“要不要介绍你们认识？”牛振坤异常热情。

陆天泉潇洒地摆了摆手。“还是留待我自己来吧。”

牛振坤轻轻地碰了下陆天泉的酒杯：“天泉兄，这次你在临港市办公司，从北边带了多少资金来？准备开发什么项目？”

“是刺探军情，还是准备联手干？”陆天泉始终露着那个特有的自信和微笑。“哪里话，只想你老兄分点余利给我。”牛振坤倾诚地说道。

“振坤哥，不是明知故问吧！全部家当都在你眼皮底下。”陆天泉指了指自己，然后又用嘴朝着苏荃努了努。“这些人就是一间大银行，就是一个高科技项目。”

牛振坤会意地笑了起来。

“舞会开始了，天泉兄尽情地跳吧。”

舞池里，一对对俊男靓女在翩翩起舞。有一个男宾邀请苏荃跳舞，陆天泉痴痴地望着苏荃被那个男人拥着旋进舞池的中心，融进五彩缤纷的灯光里，心里突然有些酸酸的。心想：真笨，让他抢了先。

陆天泉转过身来，随意拉着一个姑娘的手，旋转着向苏荃那一对靠近。姑娘的舞姿优美自然，似乎对陆天泉的“移情”没有丝毫地觉察。

舞曲再起时，陆天泉以最快的速度站到苏荃面前，十分热情地邀苏荃跳舞。

“苏小姐，开心吗？”陆天泉问。

“你说呢？”苏荃朝他扮了一个鬼脸，“你的确不简单呀！”

“是恭维还是讥讽？”陆天泉放慢舞步，盯视着苏荃那张亮丽且始终带着几分温柔的脸。

“随你怎么理解。”苏荃微笑地答道。

他们谁也不再说话，各自想着自己的心思。陆天泉把苏荃轻轻地往怀里揽了揽，她没有挣开，而是跟着他挪动着舞步。

陆天泉这一举动，也是一种试探。他想借此摸清楚她的内心世界。他觉得女人就像天上飘动的浮云，捉摸不定。

有一次在京城出席一个同学生日舞会，他和黄雅兰也是这

样一起揽着跳舞。

“雅兰，你不喜欢我，嫌我不够男人味？”

“不，你很英俊，而且男人味十足。”

“这么说，你愿意嫁给我？”

“喜欢是一回事，嫁人又是一回事。”黄雅兰脸上出现了那种不受羁绊的神态。

陆天泉沉浸在往事中，完全没有去听音乐的节拍，踩了苏荃的脚。

“哎哟，我的脚还要不要了。”苏荃疼得直咧嘴。

“噢，对不起，不是故意的。”

苏荃正欲讲些什么，牛振坤匆匆赶来，把他拉到一边说：“天泉，不好了，北京雅兰小姐来电话说，HG系列被人抢先拿走。”

陆天泉怔了一下，不相信地说道：“不可能，怎么会拿不到？”当他接过话筒证实了之后，呆呆地愣了许久。

2

唐海华终于熬到了市委常委会结束，他半秒钟也未停留，快速地溜出会议室。一纸任命文书，把他坐“正”的美梦搅黄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杨修会一肩双挑，既当市委书记，又任代理市长，而他却原封不动。看来，问题就出在苏浩身上。

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他问秘书小曾：“喂，有没有我的电话？”

“噢，今天下午，有几个局的负责人来过；对了，夏姨也来过电话。”夏姨是唐海华夫人。

“陆老有无消息？钟副书记呢？”

“都没有，刚才几个局长也在问呢。”

唐海华皱了皱眉，回到里面的办公室。忽然又转身出来，对小曾说：

“我想静静地呆会儿，除了陆老和钟副书记的电话外，其余的一律不听。”

小曾理解地点了点头。唉，官场也难啊，局外人看起来风光得很，可是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

唐海华心里烦得很。是呀，他怎么能不心烦呢？过去，他觉得上面有陆老撑腰，省里的大小小官员们，除了钟海能副书记，他没一个放在眼里，他只遵照陆老和钟副书记的指示做，没有同省里的官员扯关系，没有去为自己的晋升铺路，他想只要有陆老在，何愁不升官。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唉，后悔呀！

唐海华敢断言，论能力、论水平，干脆说吧，无论讲什么，他都不会差过杨修，只有一点杨修超过他，那就是给省里官员“擦鞋”的水平。这点从他俩第一天共事起，他就感觉到了。由于两人都在陆老身边工作过，陆老非常希望他俩精诚团结，搞好工作，造福一方百姓。他把陆老的话牢牢记在心上。可杨修凡事喜欢出风头，在领导面前表现自己，在百姓面前显示自己，他不是不会，而是不愿意。有一次，他与杨修一起出席一个剪彩仪式，按理说，他是副书记，杨修只是个常委，想表现自己也不能太越位呀，你看他一言一行，好像杨修是副书记，他反倒是常委，他忍气吞声不与他计较。市委常委会上，讨论有关经济工作时，虽然几次发生意见分歧，但最终还是依了杨修。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能顾全大局。现在看起来，不能再忍了，忍让最终便是自杀。他要与他斗，与他争。杨修现在的市长还是代理的嘛！

目前最关键的，也是最能起作用的就是陆文章了，省里的钟海能也要去跑一跑，一定要设法让他们出面做通省委、市委的工作。这是最后一张起作用的王牌了。

他用手指轻轻地捏着鼻梁，舒缓一下自己紧张的神经。

“叮铃铃……”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唐海华一惊，生怕又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传入他的耳朵。不，不理它。不过，这铃声响得那么急，那么长，会不会是好消息？想到这里，他的神情为之一振，急忙扑上去抓起电话听筒：

“喂！”唐海华尽量使自己的声调平稳些。

“是唐书记吗？我是陆天泉。”对方开门见山道。

啊，陆天泉？唐海华有些喜出望外。这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呀，他是陆老的儿子，关键是他正需要他们的时候他正好来了。于是，他的热情和亲切感一下子提高了十倍。

“原来是天泉呀！你……”

“喂，唐书记，我有件要事需要你帮忙，怎么样，我马上去见你好不好？”

好不好？是命令还是协商？唐海华心里很不舒服。不舒服归不舒服，这方神仙还是不敢得罪的。

“好吧，我等你吧！”

3

方萍为丈夫陈扬的生日已整整准备了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来，她既激动又焦急。这一天终天来临了，她做了陈扬平时最爱吃的菜，预备了陈扬最喜欢的酒。把三房一厅的单元式住

宅打扫得干干净净，还特地去鲜花店买了一束花，是用九朵玫瑰花组成的，一切都准备停当，她和儿子陈凯围坐在餐桌旁，怔怔地望着桌上的菜和酒。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时针已指向晚上九点钟。

“妈咪，我饿了，我们先吃吧！”儿子陈凯肚子饿得咕咕叫。

“不，陈凯，再等等，今天是你爸爸的生日。”方萍心里早已急得不得了，但在儿子面前却装得很镇静。

“不，我不等了。”儿子拿起筷子，夹起一块红烧鱼就往嘴里送。方萍心中的怒火腾地升了起来，一伸手“啪”地打掉了陈凯夹的那块鱼。

儿子不解地望着妈妈，眼泪扑簌簌地流了出来，丢下筷子跑进了自己的卧室。

快十点了，方萍见陈扬还未回来，心里委屈得很，打他的手提关了机，Call 他又没回音，心里那个急呀！

“难道他的公务真的那么繁忙？还是出了什么事，或者……”

方萍不敢往下想，她不相信陈扬会把自己的生日忘得一干二净，她的眼前不断地浮现苏荃的影子。

时针指向十一点钟，陈扬终于回来了。方萍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但表情却冷冰冰的。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有点事儿。”陈扬冷冷地答道。

“不是跟靓女去过生日了吧？”

“你……”陈扬正想发作，一眼看见餐桌上未曾动过的饭菜和未开封的蛋糕，他的心变得暖融融的。

他放下公文袋，亲切地向妻子笑了笑，继而又用手挠了挠

妻子有些散乱的头发。方萍心里的气越来越大，她用手挡开丈夫的手。

“别假惺惺的，怕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吧？”

陈扬心里的火又上来了，但他克制住了。妻子什么都好，就是那嘴不肯饶人。于是，他心平气和地向妻子讲述了苏荃为他过生日的经过。他完全没有了想瞞她的任何念头。“真的，我把自己的生日忘了，直到走进她为我安排的晚宴，我才……”

没等陈扬全部讲完，方萍便发作了。

“我不信，你是在编谎言骗我，你们已经不只是同事关系了吧！我、我好命苦呀……怪不得不回来与妻子儿子过生日……原来，让那狐狸精把你的魂勾走了。是的，她比我年轻，比我漂亮，比我温柔……我……我不活了……”方萍一边哭，一边骂，不顾一切地拿着手中的鸡毛掸向陈扬身上抽，表情是恶狠狠的，令陈扬难以忘怀。

陈扬真的惊呆了，他绝没有想到妻子会发这么大的火，更没有想到妻子会骂苏荃是狐狸精。妻子在他眼中瞬间成了陌生人。陈扬的怒火已充满了整个胸膛，他极力克制着，伸手夺过了方萍手中的鸡毛掸。

方萍疯了似的，冲进卧室，把床上的枕头、被褥都扔到了地板上，边哭边嚎边骂，儿子陈凯惊恐地望着自己的父母亲。

陈扬为了不吓坏儿子，也为了能使事态尽快平息，他的声音不大，却非常有震慑力：

“行了够了没有！”

如果是往日，方萍会悄无声息地去做自己的事，可是今天，她却像一头发怒的母老虎，陈扬的话没有起任何作用。她冲到陈扬面前，揪住他的衣领，责问道：

“你说，到底跟她睡过几次？”

陈扬用力地掰开她的手，“你别发疯了好不好，我们的关系只是朋友，或者是兄妹！”

陈扬怒视着妻子，此时此刻，他的确不知该如何跟她解释。

“哼，朋友？兄妹？多么冠冕堂皇的关系，如果你和她是兄妹关系，那么，你已经丧失了理智，乱伦无度了。”

陈扬终于发怒了，他狠狠地将方萍掀翻到床上，想转身走出卧室，方萍从背后冲上来，又抓又踢，陈扬转过身来，抓住了她的头发，狠狠地抽了她两耳光，借机脱开身走了出去。

下了楼来到车上，翻出一盒烟来抽出一支点燃，任凭思绪杂乱无章地乱飞。他觉得有些对不起妻子，他想起了《新增广贤文》里的警句：“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是呀，不忘贫贱时结交的朋友，永远忠于与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这是做人的美德。但是，自己与苏荃的交往，并没有想抛弃糟糠之意，仅仅是为了工作呀！他越来越觉得在中国做生意也离不开后台。离开了苏荃，离开了黄雅兰，自己又会像从前一样“孤立无援”。当然，情意也不免掺杂着亲情或是爱情。这难道应该怪我或是苏荃？不，谁都不应该怪。这应该说是人的天性所决定的。人毕竟是一种高级的动物，既然承认是动物，那么人对物质的东西，特别是美的东西，总会产生强烈的占有欲望。无论是男人或女人，对漂亮、富有魅力的异性都会产生好感的，自己对苏荃的情感，其实都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想到这里，他不禁又怪起妻子来。

这时，车窗外妻子和儿子站在那儿，儿子陈凯用那双小手拍着车窗。陈扬摇下车窗的玻璃。

“爸爸，快回家吧，妈妈说还差半个小时才是明天，回去

给你过生日。”

听着儿子的话，目睹此情此景，即使铁石心肠也被感化了，陈扬反倒被弄得鼻子酸酸的，没有再说什么，跟着妻子儿子走回家去。

第二章

4

宇宙实业公司的总裁陆天泉和省军区企业局的局长牛振坤正在金丰按摩院豪华贵宾房里趴着，任由两位才貌出众、体态丰满的小姐用脚踩着他们的脊背，以松弛筋骨、解除疲劳。

金丰按摩院设在摩天大厦的三楼，这里设备齐全、服务一流，每天都吸引着不少有钱有势的大亨显贵们。

陆天泉可以说天天都要来这里按摩一个钟头，以往都是单独来，但今天却破例叫了牛振坤。他叫牛振坤来不单单是为了让他享受一番，更主要的是让他出谋献计。

昨天晚上，他刚刚桑拿完，就接到了黄雅兰打来的电话，说自己已从北京返到临港市。得到这个消息后，他急忙开车赶到了黄雅兰的住处。

黄雅兰刚冲完凉，披散着乌黑的秀发，穿着正宗名牌睡衣，他透过丝的睡衣可以隐约看到她红色的文胸和三角裤。

黄雅兰开门把他让了进来，忽然又觉得这样的穿戴接待他不合适，赶忙顺手拿了一件外衣披上。

雅兰的举动使得陆天泉感到非常不舒服，按理说他和雅兰的事已到了双方父母都认可的地步了，两人之间不应有什么秘密了，他却连吻都没吻过她。刚才，猛然间看到雅兰穿着如

此单薄性感的衣服接待他，陆天泉真有点想入非非了。

他将目光从雅兰身上移开，点燃一支万宝路香烟，狠狠地吸了一口，以此来压抑生理上火烧火燎的滋味。

“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被陈扬拿去？”陆天泉的口气很生硬。

“没怎么回事，非常简单，人家抢先了一步。”雅兰平静地答道。她早就想好了，如果拿走 HG 系列的人不是陈扬，她会不择手段地抢回来的。陈扬就另当别论了。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陆天泉眼睛盯着雅兰。

“原市长苏浩的秘书，现今银河实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雅兰如实地答道。

陆天泉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苏浩的秘书又怎么样，这个发财的机会，我是不会让给他的，一定要抢回来。”

“抢？说说容易。人家可是签了合同，经过公证的。”雅兰提醒道。

“走着瞧，到时按我的吩咐行事。”说完，陆天泉匆匆地走了。

今晚，陆天泉约牛振坤来，就是与之商量对策的。

陆天泉踩完背翻过身来，“坤兄，你觉得我刚才的想法如何？”

来时，陆天泉把自己经过了一夜深思熟虑的方案告诉了牛振坤。他想让黄雅兰去找陈扬，把 HG 系列的生产经营权买过来。其实，他并不知道雅兰与陈扬的一切，他让雅兰去是觉得雅兰思维敏捷，做事泼辣，并且靓丽迷人，比他直接找陈扬好得多。如若此招不行就走第二步，想法把“方子”搞过来，稍许改动后仿冒生产，抢先注册商标。

“最好是一步到位，实在不行再采取第二方案，即使被陈

扬发现，凭他的本事也不一定能奈你如何。”牛振坤也翻过身来。

听了牛振坤的话，陆天泉没有吭声，他还有一步棋没有对牛振坤讲，那就是利用苏荃，他完全相信凭着他显赫的家庭背景和潇洒英俊的男子汉魅力，很快就能把苏荃俘虏。

“好，就这么定，到时坤兄在资金方面还要帮小弟一把。”陆天泉乘小姐按腿部时，转过身来对牛振坤说。

“这个……我一定会想办法。”牛振坤犹豫了一会儿。

“坤兄，帮忙不是要去找几千万给我，而是让你引见些金融界的朋友，凭我父亲这张王牌，哪个敢不买帐。”说起他父亲，陆天泉一脸的自豪。

“是的，这是步好棋。”牛振坤恭维道。

“几件事办成后，我会送坤兄一份厚礼。”陆天泉认真严肃地说。

“这么说就见外了，你我谁跟谁呀！”牛振坤客气地打着哈哈。

“不，这不是客气。”陆天泉要了一支烟点燃，“这叫互惠互利，共同富裕嘛。啊——”

牛振坤兴奋地笑了起来，“到底是首长的后代，智商就是高。”

5

一上任，杨修便遇到了一堆难题。以前自己上面有个苏浩，大事由他顶着。如今，苏浩退了，所有的难题都一股脑地摆到了面前，这些难题都必须逐一解决，无任何推脱的机会和理由。

杨修决定把解决市民的菜篮子问题作为释难的突破口。民以食为天嘛。他向市委、市政府提议：成立临港市副食品生产、供应领导小组，他自任组长。

杨修委托市政府办公室专门请来了有关部门的领导听取专题汇报。他惊讶地发现临港市有关副食品生产、供应的指标严重失控，难怪市民们对此意见极大。

杨修说：“问题如此严重，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

农业局和副食品供应公司的老总看了一眼主管副市长莫正海一眼，欲言又止。

莫副市长插话了：“这些情况我都知道，他们是按照我的意思做的。这都是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

“乱弹琴。”杨修想发火，但极力克制着。他扫视了坐在面前的这些人，心想就靠你们这帮人能把菜篮子搞好？然而，不靠他们又能靠谁，不可能一上任就免去一大帮人吧！

“请你们把各自掌握的真实情况汇报一下。”杨修拿起笔，摊开笔记本准备记录。

几个部门的头头轮流汇报，杨修越听越气。这些干部怎么能行？所汇报的真实情况大都是“大概”、“可能”、“也许”之类的话，没有几个数字是百分之百准确的。

“全部都停下，我现在要听的不是那些套话、空话，而是要你们开门见山、实事求是、数字精确……”

在座的几个人面面相觑，脸腾的红到耳根，一齐把目光投向了莫正海。

副市长莫正海嘴角挂着冷冷的讥笑，沉默不语。

莫副市长的笑提醒了杨修。他明白这笑的含意，上届市委、市政府班子的主要领导是苏浩，追责任也是苏浩承担。

“大家不要有什么负担，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我们